

姚雪垠作

M

站

文學編譯社刊行
文學小集第一種



84
41

站

M

著 坂 雪 桃

文 學 小 叢

第 種

站

M

◇定價國幣一元五角◇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

著 作 人 姚

雪

垠

編 輯 人 張

煌

發 行 所 文 學 編 譯 社

桂林二六三號信箱

印 刷 所 三 戶 印 刷 社

◇版權所有不准翻印◇

目 錄

界首集.....	(113)
血 的 夢 城.....	(101)
鄂北戰場的神祕武裝.....	(101)
戰地春訊.....	(101)

界首集

界首是河南和安徽交界地方的小市鎮，臨着淮河，在地圖上你也許可以找得到。但自來沒人會想到它會變得這樣重要，以至它的名子引起了康慶軍事和經濟當局的特別注意。

販貨的商人們把界首看做聖地，每天有成百成千的商人們向這聖地朝拜。在界首，大部份貨物是被堆在街道上和院子裏；人們在街道上得互相擁擠着才能走路。街道上充滿着塵土，汗臭和喧噪的人聲。商人們全都忙得精疲力盡。一個人同時要應付着幾個顧客，同時變換着不同的語調和態度。雖然北方商人都是和氣而謙恭的，但他們把生意看得比禮貌更重要。當買過東西之後，你可以看見你對面的那位商人是怎樣仔細地研究你的紙幣，只要那紙上有一點破爛地方，他就謙恭的微笑著把紙幣交還給你；

「先生，請換一張罷。這一張『票子』受傷了。」

你自然不免詫異起來了：「怎麼，這票子不是很好麼？」

「不呵，先生，這地方的情形你還摸不清楚哩！在這里，縱然是一張新票子，只要用針尖兒扎一小個眼，也就不好使用了。」

這是界首的特殊現象。但你不能夠從界首的商人口中偵詢出這現象的真實原因，正如不能夠從他們的口中偵詢出貨物的真實來源一樣。

還是在遠離界首四百里左右的一個小縣城時，我從朋友方面，得到了關於這現象的一點解釋。他告訴我說做生意人有很多帶一大批款子到蚌埠、上海和天津去販運貨物，到淪陷區只有「砌豆腐票子」才受歡迎。什麼是「砌豆腐票子」呢？

「這是一個新鮮的名詞兒，你得記住，」我的朋友搖着芭蕉扇子說：「意思是指的特別新的票子，紙還是硬爽爽的，用這樣的票子可以把豆腐砌開來。」

界首的貨物就是用這樣的新票子，從上海、天津和蚌埠運來的。在津浦路，敵人以蚌埠和徐州作爲經濟侵略的兩個樞紐點，於是私貨和仇貨就經由商邱縣而運到界首來，——因爲

別的路都被黃水隔了，——再溯着潁河西上，運到周口和漯河，分散到河南，湖北和陝西各地。據界首進出口貨檢查所的主任崔我驥說：貨物西行一直到西安，到漢中，到蘭州。在界首這個小小的市鎮上，每天的交易大約有四十萬到六十萬，所以在這兒，每個商人都眉飛色舞了。

河邊的碼頭旁，經常有近千隻的船隻停靠着，另外還有幾百隻經常的停泊在離界首不遠的一個小鎮邊。這些船隻自然不全是運輸貨物的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叫做鯪子的小船，上邊住着富裕的船主人和他們的家庭。他們大部分是因黃水而離開了土地，專做着屯運賣快的半靠生意。這些浮家水上的富裕人，像一羣貪婪的水鳥似的，冷靜的注意着從水里漂來的幸福機會。其餘三分之二是一種兩截連綿的運貨大船，它們的名子叫做對頭划子。在刮着微風的日子里，船頭上張着五丈高的老舊灰布帆，像箭一般飛駛在潁河上。

水是渾濁的，混合着泥和沙。黃河從中牟決開口，在周附近入潁，浩浩蕩蕩的向東去。在許多地方，黃水刷洗着青天邊，村落只餘下一片樹梢頭，使你不能不驚駭的吐出舌頭

來。

比這來勢更猛的是另外一道水，源從不同的地面來，到界首匯合在一起，奔騰澎湃的向四流。這水，泛濫的區域更廣，我很能報告出它的邊際來。這水，它使中國的敵人在拍手笑，使中國的一部份商人們在大走紅運了。

這是一道外國商品的洪流。水是濫濫的，其中混合着私貨和仇貨。許多城市因這洪水經過而繁榮了。舉一個例子說，喂，你可知道漯河嗎？

漯河離界首有一百多里路。二十年前它是平穩的一個荒涼的小車站，後來逐漸的繁榮了，成了一個重要的貨物集散地。抗戰前，它是以烟葉和食糧出口為大宗，去年鐵道拆除了，粮市冷落了，這地方在短期間內顯得很蕭條，粮行啦，烟行啦差不多全都關門了。商人們搖着頭，嘆息着，留戀難捨的終於紛紛的離開了這曾經是很可憐的生產地。但財神並沒有隨着開行棧的商人們一起走。快到抗戰第三年，漯河比以前更加繁榮了。如今，在漯河，你可看見滿街上盡是新開設的旅館和雜貨行，雜貨行滿堆着布匹和紙張，和各式各樣的日用品。

抗戰前，營業稅的收入每月只有幾千元，現在每月可收入一萬八千元，統稅每月的收入有五萬。但這數目並非真實的，真實的數目據說還得加上收稅人裝進自己腰包的很大一筆呢。

然而其實雖然每天的交易在幾十萬，稅收却少得很，每天不到一百元。對這情形你一定會覺得奇怪吧？那麼，問題就是這情形奇怪才提出的：要不然，誰能說中國的事情大半是不合理的呢？

「同志，請問你，稅收為什麼會這樣少？」

「檢查所成立還不到兩個月，在兩個月前連這一點稅收也沒有哩！」

「既然設立了進口貨物檢查所，為什麼還讓仇貨充斥市面上？為什麼還有十分之七八的貨物不報稅？」

我對面坐着一個青年人，檢查所的負責者，他謙恭的微笑着，同時又興奮的給我解釋着這原因。他說這地方的封建勢力非常大，政府的法令自來在這里不算一回事。當檢查所設立不久的時候，就有一羣叫化子來把他們打一頓。叫化子是由界首的封建勢力所主使的，這事

情我在周口的時候就聽一位黨部的同志談過了。商會長是豫首封建勢力的最大領袖；在上層，他同紳士們和區長們有勾結；在下層，他有五百個以上的黑幫徒弟，徒弟中自然有不少是流氓和土匪。一看用武力打不走檢查員，他就變了花樣，利用界首是「三交界」，這一個封建的地理條件，公然的破壞起檢查制度來。

什麼是「三交界」，和什麼是封建的地理條件呢？

「三交界」又叫做「三不管」。在我們這古老的國度里，省和省之間，幾乎是各自為政的。這是封建時代的舊作風，如今這作風還或多或少的保存着。界首就是這樣的一個混蛋地方。界首寨屬安徽的太和縣，河對岸屬安徽的臨泉縣，而寨的西門外是屬河南的沈邱縣。一個人寨裏邊犯了法，逃出西門外就可安然無事了。這就是封建的地理條件。封建的紳士們和殺人打劫的英雄們，利用這條件來魚肉弱者，同樣也利用這條件來破壞檢查制度。

檢查所是安徽的，自然不能在河南的地面上行使職權。檢查所的人不敢到界首西門外。那地方既屬河南管，安徽的檢查員去那里會挨打的。因此，自從界首設立了進口出口貨物檢

賽所，問題就由檢查實施而牽連到省界的糾紛了，

據太和縣政府和界首檢查所方面說，界首西門外半里內的土地也是屬於安徽的。西門外半里遠的地方有一座皇廟，傍皇廟有一條古溝，這條溝從中間分開了兩個省份。所以，在現在，在習慣上，即是說在人們的口頭上，界首被稱做界溝的。但沈邱縣政府和界首商會却認為一出西門就屬河南管，據說在沈邱縣的舊志書的碑記上都有記載的。在八月間，太和縣的吳縣長為着劃界問題曾來到界首來，約好和沈邱縣的縣長見面談一談，沈邱縣的縣長並沒來，寨門上却發見了一張沒頭的帖子。那帖子上寫着檢查所是全界首商人的死對頭，鼓勵大家一致請求吳縣長把它取消掉。吳縣長毫無結果的回城去，而私貨和仇貨就只好依然猖獗下去了。

「界首的商業中心如今已經移到西門外，」檢查所主任不感勝慨的對我說「不在寨門了。呢，請喝茶。吳縣長來的時候，此地的封建勢力恐怕我們到西門外強行檢查，會暗中集合了幾十隻槍枝準備同我們開火。唉，姚先生中國已經到這步田地了，你看，政治上還這樣，

還這樣……」他苦的笑一笑。

「此地青年們的救國活動呢？」

「此地文化落後。沒有學校。沒有青年團體，在此地封建勢力籠罩一切，什麼也談不到

。F

「今後你們在工作上可有什麼辦法沒有？」

「我們近來採用的是游擊戰術，在路上截他們的運貨車子。在目前情形下，也只有這個辦法能收一點效。可是也有許多困難……呵，天氣真熱，我給你找把扇子去。你不在界首多留一天嗎？」

檢查所的主任找了一把芭蕉扇子遞給我，就繼續談起打游擊的困難來。貨物是從商邱縣縣用平推的小車子運來。小車子在平原上是什麼路都可以走的，你從這條路上截，他們就從那條路上走。在河南邊界的地方，有些區長們，往往用武力包庇走私或自動收稅讓私貨通過。有一次我們檢查所的同志們遇見了幾把小車子推着銅元向北運送，——你知道，敵人正用

各種方法來收咱們中國的銅元啊！——他們就追上去，但小車子却不慌不忙的掉轉方向，推進河南地界了。

你明白麼？這，這就是私貨和仇貨猖獗的全部祕密！這事實告訴你，國外的侵略者和國內的封建勢力是緊密的結合着，阻礙着咱們大家向解放自由的路上走！

如今有許多熱鬧的城市敵人不肯轟炸的，像湖北的沙市和老河口，河南的周口和漯河，而界首也是這類城市之一，但這些城市的繁榮和幸運，還值得什麼奇怪呢？

界首，這淮河流域的歐尼斯，商人的聖地！

（二十八年九月初于阜陽）

血的蒙城

這地方沒有可看的風景：這地方不是當代偉人的故鄉：這地方沒有轟動遠近的特殊物產；這地方甚至連一個中等學校就不曾有過。它是這樣的平凡：假使你是一位衣襟上帶着千里征塵的旅人，你一定看見過很多和這樣的小城市。這同樣的城市決不會給你一點新鮮的氣象，來刺激你這旅人的疲乏的眼和心。

然而，這地方曾經產生過一位偉大的哲人；這地方會有一個時候吸引了全國人的焦急的目光；這地方會關乎一次舉世注目的大會戰。它的名子曾被用頂大的字體排在全國的報紙上；它的名子要在歷史上再三的被人們提及。人們再也不會忘記它這樣一個響亮的名子：蒙城。

去年五月七號或八號的時候，我軍某部從××方圍開到蒙城。他們已經有三四天不曾睡

亮，也沒有好好的吃過東西。一到蒙城，他們有許多人便立刻臥倒在被太陽晒得灼熱的地上發出呼呼的鼾聲。當時蒙城的縣長是一位胖胖的姓×的中年人，如今還做着駐紮在蒙城的支隊司令。×司令馬上去同那指揮長官見面，商量佈防和作戰的事情。那一團客軍的指揮長官是一位副師長，他的名子叫做周光。這指揮長官同他的兵士們同樣的疲累不堪，然而他却不斷下休息，一邊談着話，一邊研究着桌上的軍用地圖。

那時候情形已經是非常緊急。敵人已經有三個機械化部隊從懷遠向蒙城開動。蒙城的農民在很久以前就替軍隊構築了兩重防線：周師長請莫司令帶他到最近的防線去了一看，他決定拋棄這道防線，下令命在城牆上佈置工事。×司令是主張郊外作戰，可是周副師長却堅持着說道：

「那麼既是這樣，就請×縣長，帶着壯丁隊移到城西門外替我警戒濶河，並指揮紅槍會牽制敵人，我留在城里邊達到我的任務！」

這一部兄弟立刻被分做兩部。後來除掉×團長和跟隨他的幾名弟兄之外，其餘的全都撤

牲了。

關於X師長的犧牲情形，到現在還沒有有人真正清楚。有人說他是自殺的，這樣說法的人並且還佔多數。據說在一個月色微明的夜里，X副師長從那被白天的炮火轟炸的瓦礫堆邊步上了殘破的城頭。雖然經過了一場激戰，午夜還相當寂靜，野外只有稀疏的槍聲和犬吠聲，城裏有燃燒未熄的房屋嘆息聲。在他的腳下，到處橫陳着已死去的和尚在呻吟的人體。一天來他幾乎被槍彈藥氣，火烟氣，飛揚的塵土，和弟兄們的血腥窒悶得憂死。從原野上吹來的微風還帶着北國初夏的清涼意味。他深深的吸了幾口新鮮空氣，精神才稍覺清爽起來。他身下只餘下一名勤務，在他走過的一大段城牆上，冷清清沒遇見一名守兵。於是幾滴淚珠閃閃的從他的憔悴的臉頰上流落下來。五更時候敵人又開始向這座血腥的空城攻擊，城牆上却只能聽到發出來非常稀少的手榴彈的爆炸聲音。X副師長被一個砲彈的破片打傷，踉蹌的倒在城上。他的那名僅餘的勤務去攙他起來，打算負着他逃出城去。他搖搖頭，突然用手槍把自己打殺了。

人們最愛把英雄們的死想像得非常美麗，太美麗了反使人覺得未必真實。上邊的一段傳說就使我不敢去十分相信。這次在蒙城我會問過×司令，據他說×副師長當時住在小北門內劉仙廟附近，正在指揮作戰的時後，一個大砲彈飛過來把他的腦袋和頸頸打得沒有蹤影了。在×副師長犧牲之後，廣西弟兄們仍舊死守着陣地不退，劉仙廟附近的慘酷巷戰一直繼續到幾陷後的次日上午。這報告是比較可信的；可惜當時在×師長周圍的戰士們，如今是不餘一個了！

我也曾到劉仙廟去憑弔戰迹。劉仙廟建築在城牆下邊，旁邊一口劉仙井，相傳喝了這井水的都可變做好心人。劉仙，蒙城人都說這玩蛤蟆的快活神仙是他們的同鄉。當日的砲火並沒有把這廟宇轟毀，如今這位沒有靈魂的泥胎依然不改其樂的在廟里傻笑。廟里坐着一個做小生意神經質的中年人。他告訴我，敵軍退走後人們就在這廟附近檢到了幾百具不會掩埋的屍骨，其中有幾十具的手骨上還依然被一根鐵絲穿着。關於×副師長殉職情形，他知道的也不清楚，但却十分惋惜的說：